

朱家雄
主编

北京出版社

旋转 在内心^的 月亮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朱家雄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9
ISBN 7-200-04651-5

I. 旋… II. 朱…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8599 号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XUANZHUAN ZAI NEIXIN DE YUELIANG
朱家雄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9.375 印张 229 000 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4651-5
I·729 定价：15.00 元

七月和安生 —— 安妮宝贝

天衣无缝 —— 陆离

极乐世界 —— 赵波

鱼 —— 周洁茹

无法替代的故事 —— 朱文颖

大地之根 —— 陈薇

爱情水洋 —— 洛艺嘉

人们都叫我丁丁丁 —— 冯晓颖

圆明园的日子 —— 王猫猫

责任编辑：黄倩

装帧设计：蜻蜓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绘画：海涛

内页插图：宋德禄

朱家雄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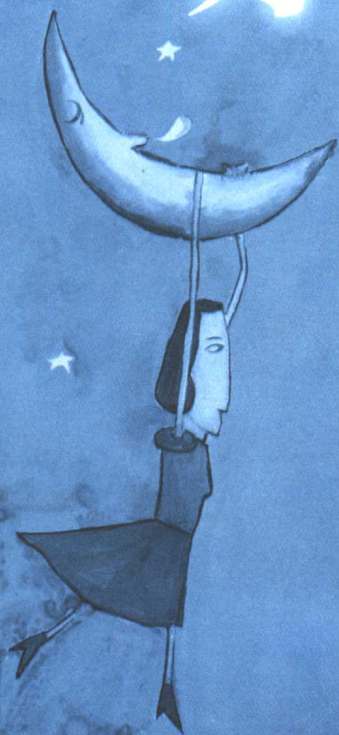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旋转

在内心

的

月亮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才华因勤勉而 生辉

谢冕

这套丛书的主编朱家雄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但我至今还不认识他。我们只是在电话里交谈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中文系本、专科生的接触很少，偶尔应邀在迎新会上讲一些话，讲了话之后我还是忙我的事，一些没完没了的事。许多中文系的本、专科生我都不认识，朱家雄当然也是。及至近来，他编了多种关于北大的书，方才知道他。

这次他主编这套丛书找我写序。为此打了许多电话，还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因为是新人，所以他们特别渴望前辈的支持”，“我想，您的观点一定是支持青年的”。这套书的一些作者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作者此前也认识，也读过他们写的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品，既然身为研究文学的人，写一些文字借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论道理我是应当从命的。但想到我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2]

和这些作者之间，有着大抵相隔半个世纪的相当遥远的距离，心里便有些犹豫了。

文学和时代息息相通，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道理大家都承认。那么，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接受当今的文学呢？还有，作为比他们年长的人，我的文学理念，又有多少是他们所能接受并理解的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代沟之说虽未必全然可信，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存在的。年长的人往往自信，我生恐我的可能有悖于时代的意见会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的心境和热情。这就是我之所以把笔临墨不免犹豫的理由。

记得去年，我和一些朋友应邀游衡山。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们抵达祝融峰畔的会仙桥。会仙桥其实并非是桥，它是一座屹立千仞的巨大峰峦，由此俯瞰，是波涛汹涌的万顷云海。游人散尽之后空廓而静寂的会仙桥畔，那里伫立着两位少女。夕阳柔和地笼罩着她们，她们面对着满山的青翠。

两位少女闲云野鹤般的情态，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交谈之后得知，其中一个女孩刚刚接到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她是来山中向自己的女友告别的。因为是文学的同行，陪同我们游山的《衡阳晚报》老总雷安青先生，热情地向这位未来的中文系学生介绍了我。这位少女很羞涩，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谦虚地说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北大有余杰、孔庆东等等。

会仙桥上的经历启发了我，时代是在飞快地进步着。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已经无可怀疑地成为了历史。时代的进步总是让人们记住一些东西而忘记一些东西，当然此中也包括了不应当遗忘的东西。当今的青年人自有他们的偶像。从这点看，我首先是为时代的进步感到安慰，当然也希望新一代人能够了解一些历史，并乐于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的那些有益的经验 and 认知。

这就说到了我们此刻面对的这一套书。这些书的写作者都是

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都是一些意气如虹的当代青年。他们诞生的时候，笼罩我们上空的最后一抹阴霾正在随风散去。他们生活在与我们曾经历的那种生活迥异的环境中，他们拥有的是一片无比辽阔的开放的天空。精神的禁锢、充满敌意的人群、粗暴的干扰和无休无止的人为的斗争、愚昧和残忍，已成为仅仅属于昨日的噩梦般的记忆。

文学也在这样崭新的年代里，经历过无限的痛苦和折磨而获得了自由。面对这些比我们年轻得多的文学作者，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的手中这枝自由自在的笔，以及与我们当日的处境相比相对宽松而融洽的写作氛围。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无须像我们当年那样等待别人的指令。要是他们因而获得了成功，等待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是由衷的嘉许和玫瑰色的明天。也许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成功，甚而出现了缺陷和遗憾，相关的舆论也会对此施加批评。但即使如此，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有我们当年所经历那种严酷和无情——我们有过无数因写作而获罪乃至覆灭的可悲的经历。

毫无疑问，这些作者是有才华的。我想，智慧可能来自天赋，但才华不是。才华产生于丰富的实践和积累，产生于对于传统以及他人的有益经验的吸纳和承袭，才华因勤勉而生辉。我们这些人曾经生活在贫瘠的年代，而他们的年代却是丰富的。生在丰富的年代，无数前辈的和同辈的文学智慧像周遭无所不在的空气包围着他们。不妨设想，如果是一只勤奋的章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向四周伸出吸盘，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营养。我艳羡甚至有点嫉妒这些吸盘。

但是最让我倾心的是这批作者所拥有的文学的高起点。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起跑，就理所当然地跑在了我们的前面。自从“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文学因时代的开放而一径地向前狂奔。短短数年之间，中国文学不仅迅速地摔掉了捆绑他们的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4]

枷锁，而且有了来自四方的经典的启示和借鉴。解放了的中国文学因这种广泛的吸纳而变得成熟了。整整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实践，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解放的历史。由此回望，我们可以庆幸地说，这批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已经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起跑线上了！

天才加上机遇，智慧加上勤奋，我们如今面对的这一批作者拥有了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是何等让人羡慕的命运啊！尽管在他们的写作进程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猝不及防的障碍和挫折，但他们所已经获得的自主性的写作自由，却是前人的世纪梦想。我希望这些作者珍惜手中的自由，一定要记住：这自由是以血泪换来的。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倒在了奋力抗争的路上。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了轻松和愉悦，我从这些作品所展现的那种率性的和充分个性化的生活空间中获得了新鲜感。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文学从根底上看是个人的，尽管文学应当通过个人到达公众和社会。文学无疑应当表示对个人的尊重，文学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表现过去受到歧视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你们不仅没有过错，而且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发展和希望。

与此同时，我还想着重表达如下的观点：自由不是放任，更不能成为无节制的同义词。作为年长的人，我有理由对当今某些文学表现出来的自私倾向表示忧虑。文学是宽广的，文学的功能也是多样的。文学不是政治，文学也不是说教，但文学除了娱乐和闲适，还应当是于己、于人、于社会是有益的。所以，有益的文学不应当忘记它对周围人群的关怀。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通过它的精湛的艺术，表现出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和爱心。正如最勇敢的士兵的目标是当统帅一样，最优秀的作家应当不放弃对于崇高乃至伟大的追求。



新的小说 新的意识

张颐武

这套小说文丛中展示了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异常尖锐地呈现了当下中国写作的可能和困难。它显示千禧时刻的中国文学仍然存在的敏感性和某种衰退的征兆。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是文学界谈论已久的话题。其实以出生的年代来界定文学潮流往往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未必具有概括力,但这里入选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内容的确往往非常一致。他们的写作接近于八十年代的刘索拉,九十年代初期的陈染、林白等人所建立的自我倾诉、强调个人感觉的“谱系”。他们似乎都有所谓“个人写作”的文脉。

这些作品几乎都聚焦于当下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往往表现出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常有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这些小说都表现出对于丰裕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6]

生活的渴望,表现出对于“新经济”下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成功的渴望。这些作品往往描写年轻知识女性遇到时髦的“新经济”的成功者,而且这些小说几乎丝毫不掩饰对于“成功”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表现了某种另类的反叛性,表现出对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满,这种不满非常接近当年的“垮掉的一代”对于社会的不满。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希望过一种越轨的生活,希望超脱“中产阶级”的伦理,寻找某种超越的可能。这种矛盾的处境正好反映了中国当下的青年的“中产阶级”想像的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渴望个人力争上游的成功,另一方面希望保持一种激进的想像,这种矛盾正是中国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急剧发展的结果。他们往往要遗忘当下的现实中的另一面,也试图遗忘历史的记忆。但这里展现了一种困境,一种更为深入的矛盾。这里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和空间与时间在默默地涌现。它们是最需要和最渴望被压抑和遗忘的东西,但又如此无情地时刻涌现在本文之中。“革命”和“底层”,如同幽灵,又如同电脑本文中的乱码从本文的断裂和缝隙之处“浮现”出来,使得这些好像仅仅有关身体和个人性的本文有了某种新的意义。

这种“幽灵”和“乱码”的经常出现,可以使我们发现新的启示。遗忘的不可能通过这种反遗忘的叙述“漏”了出来。“幽灵”的无处不在如同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表现的一样,它们还有再出发的可能,只是必须找到在新的语境中的表达的点和连接的新的思路和新的面向。七十年代作家写作的矛盾性和能产性也似乎正在于此。而这种遗忘、反遗忘的纠葛和复杂矛盾也说明这种写作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和力量。这其实也说明刘索拉式的反叛风格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间的断裂。七十年代作家乃是这个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文化的最为戏剧化的表征,他们的写作投射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在困难中的可能和限度。

序言:

才华因勤勉而生辉——谢冕 [1]

新的小说 新的意识——张颐武 [5]

Part one 七月和安生——安妮宝贝 [1]

安妮宝贝,女,出版有小说集《告别薇安》及长篇小说《彼岸花》等。

Part two 天衣无缝——陆离 [30]

陆离,女,1972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和加拿大约克大学计算机系,作品散见各大文学刊物,2002年获首届“春天文学奖”提名,现居北京。

Part three 极乐世界——赵波 [66]

赵波,女,1971年生,江苏常州人,20岁离开家乡,去很多地方生活和工作,1993年定居上海,现在网站就职,出版有小说集《情色物语》《烟男》等。

Part four 鱼——周洁茹 [105]

周洁茹,女,1976年生,江苏常州人,1991年开始写作,中国作协会员,发表有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小妖的网》,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长袖善舞》《我知道你是谁》及随笔集《天使有了欲望》等。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Contents

Part five 无法替代的故事——朱文颖 [133]

朱文颖,女,1970年生于上海,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已发表50余万字,现供职于苏州报业,出版有小说集《迷花园》《两个人的战争》《风情上海》等。

Part six 大地之根——陈薇 [157]

陈薇,女,1976年生,毕业于首都师大,作品有长篇小说《北京的独身男人》《爱情不插电》《白马王子公司》等。

Part seven 爱情木洋——洛艺嘉 [203]

洛艺嘉,女,1971年生,199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作品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资本爱情现在时》等。

Part eight 人们都叫我丁丁——冯晓颖 [242]

冯晓颖,女,1975年生,浙江湖州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1997年起开始拍摄、制作独立短片和纪录片,作品曾在北京、香港等地参展,发表有小说作品若干。

Part nine 圆明园的日子——王猫猫 [270]

王猫猫,女,本名王怡,曾获网络文学奖,发表小说集《景色无限》等。



七月和安生

安妮宝贝

—

七月第一次遇见安生的时候，是十三岁的时候。

新生报到会上，一大堆排着队的陌生同学。是炎热的秋日午后，明亮的阳光照得人眼睛发花。突然一个女孩转过脸来对七月说，我们去操场转转吧。女孩的微笑很快乐。七月莫名其妙地就跟着她跑了。

很久以后，七月对家明说，她和安生之间，她是一次被选择的结果，只是她心甘情愿。

虽然对这种心甘情愿，她并不能做出更多的解释。

我的名字叫七月。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2]

当安生问她的时候，七月对她说，那是她出生的月份。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对母亲来说，酷暑和难产是一次劫难。可是她给七月取了一个平淡的名字。

就像世间的很多事物，人们并无方法从它寂静的表象上猜测到暗涌。比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遇，或者他们的离别。

而安生，她说，她仅仅只证实到自己的生命。她摊开七月的手心，用她的指尖涂下简单的笔画，脸上带着自嘲的微笑。那是她们初次相见的景象。秋日午后的阳光在安生的手背上跳跃，像一群活泼的小鸟振动着翅膀飞远。

那时候她还没有告诉七月，她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她的母亲因为爱一个男人，为他生下孩子，却注定一生要为他守口如瓶。七月也没有告诉安生，安生的名字在那一刻已在她的手心里留下无痕的烙印。

因为安生，夏天成为一个充满幻觉和迷惘的季节。十三岁到十六岁。那是七月和安生如影相随的三年。有时候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时候安生是七月的影子。她们一起做作业，跑到商店去看内衣，周末的时候安生去七月家里吃饭、留宿，走在路上都要手拉着手。

七月第一次到安生的家里去玩的时候，感觉到安生很寂寞。安生独自住一大套公寓。她的母亲常年在海外。雇了一个保姆和安生一起生活。安生的房间布置得像公主的宫殿，有满满衣橱的漂亮衣服。可是因为没有人，显得很寒冷。

七月坐了一会儿就感到身上发抖。安生把空调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她说，她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就这样。然后她带七月去看她母亲养的一缸热带鱼。安生丢饲料下去的时候，美丽的小鱼就像一条条斑斓的绸缎在抖动。

安生说，这里的水是温暖的。可是有些鱼，它们会成群地穿越寒冷的海洋，迁徙到辽阔的远方。因为那里有它们的家。

安生那时候的脸上有一种很阴郁的神情。

在学校里，安生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孩子。言辞尖锐，桀骜不驯，常常因为和老师抢白而被逐出教室。少年的安生独自坐在教室外的空地上。阳光洒在她倔强的脸上。七月偷偷地从书包里抽出小说和话梅，扔给窗外的安生。然后她知道安生会跑到她的窝去看书。那是她们在开学的那个下午跑到操场上找到的大树。很老的樟树，树叶会散发出刺鼻的清香。

安生踢掉鞋子，用几分钟时间就能爬到树杈的最高处。她像一只鸟一样躲在树丛里。晃动着两条赤裸的小腿，眺望操场里空荡荡的草地和远方。七月问她能看到什么。她说，有绿色的小河，有开满金黄雏菊的田野，还有石头桥。一条很长很长的铁轨，不知道通向哪里。然后她伸手给她，高声地叫着，七月，来啊。七月仰着头，绞扭着自己的手指，又兴奋又恐惧。可是她始终没有跟安生学会爬树。

终于有一天，她们决定去看看那条铁路。她们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暮色迷离，还没有兜到那片田野里面。半路突然下起大雨。两个女孩躲进了路边的破茅草屋里。七月说，我们还是回家吧。安生说，我肯定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我曾发誓一定要到这段每天都能看到的铁路上走走。于是大雨中，两个女孩撑着一把伞向前方飞跑。裙子和鞋子都湿透了。终于看到了长长的铁轨。在暮色和雨雾中蔓延到苍茫的远方，而田野里的雏菊早已经凋谢。安生的头发和脸上都是雨水。她说，七月，总有一天，我会摆脱掉所有的束缚，去更远的地方。

七月低下头有些难过。她说，那我呢。安生说，你和我一起走。她似乎早替七月做好打算。

初中毕业，十七岁。七月考入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

安生上了职业高中，学习广告设计。

七月成为学校里出众的女孩。成绩好，脾气也一贯的温良，



而且非常美丽。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虽然作文常常在比赛中获奖，但是她知道真正写得好的人是安生。她们曾借来大套大套的外国小说阅读，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只是安生向来不屑参加这些活动。而且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评论为不健康的颓废。

没有安生陪伴的活动，七月显得有些落寞。文学社的第一次会议，七月到得很早。开会的教室里都是阳光和桂花香，有个男孩在黑板上写字。七月推开门说，请问。然后男孩转过脸来，他说，七月，进来开会。他的笑容很温和。

苏家明是七月十六岁以前包括以后看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七月开完会忍不住对安生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安生说，我不会喜欢男人。杜拉斯说，除非你非常爱这个男人，否则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她一边说一边拿出烟来抽。安生已开始去打工。她对学习早就丧失了乐趣。

她去麦当劳做计时工，去酒吧做服务生，找老外聊天，去美院学习油画。她迫不及待地想摆脱掉寂寞的生活，只想不断地经历生命中新鲜的事物和体验。为了和一帮美院学生一起去山区写生，她逃了学校一个月的课。学校因此要把安生开除。安生的母亲第一次出现，摆平安生惹下的祸，还专门和七月见了面。

她穿着精致宽边的缎子旗袍，戴着小颗钻石耳针，说话的声音很娇柔。她说，七月，你们两个要好好在一起。我马上要回英国。你要管住她。七月说，安生会很希望你陪着她，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她微笑着轻轻叹了口气。很多事情并不像你们小孩想得那么自由。

七月不明白。她只觉得安生寂寞。安生每次到她家里来都不肯走。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她喜欢屋子里有温暖的灯光和人的声音。七月家里有她父母弟弟一共四个人。安生对每个人都会撒娇。

七月看着安生的母亲。觉得她很像安生的房间，空旷而华

丽，而寒冷深入骨髓。

那天夜晚，七月在家里，和父母弟弟一起吃饭，感到特别温情。她想，她拥有的东西实在比安生多。她不知道可以分给安生一些什么。晚上下起雨来，七月修改校刊上的文章，又模糊地想起阳光和桂花香中那张微笑的脸。家明很喜欢她，周末约了她去看电影。也许安生能爱上一个人也会好一些。

深夜的时候，七月听到敲门声。她打开门，看到浑身淋得湿透的安生，抱着双臂靠在门框上。

她走了。安生面无表情地对七月说，搭的是晚上的飞机。

七月给安生煮了热牛奶，又给她放热水，拿干净衣服。安生躺下后，一言不发地闭上眼睛。七月关掉灯，在安生旁边慢慢躺下来，突然安生就紧紧地抱住了她。她把头埋在七月的怀里，发出像动物一样受伤而沉闷的呜咽。温暖黏湿的眼泪顺着七月的脖子往下滴。七月反抱住她。好了。安生乖。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没事了。七月说着说着，在黑暗中也哭了。

七月和家明去看电影。看完走出剧院以后，想起来安生曾对她说，她在附近的BLUE酒吧做夜班。家明，我们去看看安生。七月曾对他提起过自己最好的朋友。

家明说，好。他在夜风中轻轻把七月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两个人都是安静温和的人。

所以即使在重点中学里，老师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都是成绩品性优良的学生。远远看到BLUE旧旧的雕花木门。一推开，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呛人的烟草味道就扑头兜过来。狭小的舞池挤满跳舞的人群。还有人打牌或聊天。七月牵着家明的手挤到圆形的吧台边，问一个在调酒的长头发男人，请问安生在吗？男人抬起脸冷冷地看了七月一眼，然后高声地叫，VIVIAN，有人找。然后一个女孩就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阴暗的光线下，七月差点认不出来这就是安生。一头浓密漆